

吴士余●主编

〔美〕

威廉·凯利 著

厄尔·华莱士

任建国 叶益均 吴晓雯 译

林骧华 俞宝发 校

目击者



小说同名电影获
1985年度奥斯卡最佳
原著剧本奖、最佳剪
辑奖

北岳文艺出版社

金像奖小说丛书



● 奥斯卡金像奖小说丛书

AOSIKA

目 击 者

吴士余 ● 主编

〔美〕

威廉·凯利

著

厄尔·华莱士

任建国 叶益均 吴晓雯 译

林骧华 俞宝发 校

小说同名电影获

1985年度奥斯卡最佳

原著剧本奖、最佳剪

辑奖

● 北岳文艺出版社

目 击 者

〔美〕威廉·凯莱、厄尔·华莱士著

任建国、叶益均、吴晓雯 编译

林骧华、俞宝发 校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6.375 字数：60 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

ISBN 7-5378-0062-6/1·60

定价：2.30元

《奥斯卡金像奖小说丛书》序言

吴士余

奥斯卡金像是悬挂在电影艺术宫殿上的一尊皇冠。它的金辉引来了影星的无情角逐，影迷的狂热不已，评家的不休争执。在理性与情感的眩惑和冲突中，奥斯卡金像赢得了与诺贝尔文学奖同等的声誉和权威。

自然，奥斯卡金像的真正价值，不是它镀金层的纯度，而是对特定历史、时代文化与人类意识的追踪、测探和揭示。自1927年，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建立奥斯卡金像奖以来，有识之士始终倡导着严肃的社会主题，不以色情、颓废、庸俗、猎奇为招徕之术，力求从各个文化层面、各个角度去探索社会与人生的底蕴和奥秘。爱情、家庭、战争，人性、人道主义、伦理道德，这些熟视的题材却记录了历史的足迹与时代的进步，为人类留下了意蕴丰厚而又富含魅力的文化遗产。

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中国的青年读者未能

有悦目观赏的机会，我们只得借助小说原著这个媒介，以遂大众欣赏之愿。于是，《奥斯卡金像奖小说丛书》也就应运而生了。

丛书祈望通过小说原著的翻译介绍，为中国读者打开了解奥斯卡金像奖作品的窗口。所不同的，只是文学语言取代了银幕视象。虽说，电影编导者已作了新的创造，但它的主题和社会价值基本上是趋同一致的。读者借助小说原著的阅读和理解，不只可加深对奥斯卡金像奖艺术宗旨的认识，还可取得银幕视象不可替代的鉴赏的愉悦感。

作为一种普及文化，丛书将面向社会、面向青年；而此，它自然也要标榜“大众化”了。青年朋友常常希望在文学艺术世界的神游中开拓视野，了解当代世界和人生，这无疑是一种顺应潮流的现代意识。丛书编辑构想的着落点也是如此。编者尽量选择近几年的新作，给读者一种贴近时代和现实的新鲜感，及时领略当代世界的现状，不同民族的人生命运，社会心理的演变，以及文化思潮的趋势。但要声明一点，虽然是丛书，却要受青年读者的鉴赏要求与出版现有条件的限制，难以概全、求系统。我们的初衷只是让读者通过丛书来了解当代世界的社会一角、人生

一隅，从中领悟一些生活的哲理，拓深些文化意识的认识，启迪对人类未来的思考。

当然，思考需要有自己的立足点和思想落点。东西文化有沟通的必要，但也不能抹杀其社会与民族的差异。收入丛书的作品，对社会、人生、婚姻、战争的思考，常常基于超阶级的人性与人道主义，或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意识，由此，表现了一种对人生危机、社会异化的困惑，找不到出路，或者沉溺于厌世、宿命的悲叹，或者陷入不可知的神秘中。对这些消极的人生意识，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切莫盲目引进，奉若神明。

如今是信息时代，时间是最可宝贵的。小说原著大都是洋洋三四十万言的巨著，青年朋友难免要望书兴叹。为此，丛书在保留原著风格和情节完整的前提下，去蔓除枝，撷取原著之精萃，编成八至十万言的一册的精华本，以最经济的时间支出换取最大的信息量和美感享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形式上的大众化了。

缩译奥斯卡金像奖小说原著，可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其社会效果还有待读者的批评和鉴定。不过，编者很有信心，这套丛书一定会走进青年朋友的书架，成为您们的知友。

第 一 章

牧师从《约翰福音》第五章开始布道：“你们不必惊讶，因为最后的时刻将到，所有在坟墓里的人都会听到他的声音，都能获得重生。”他念了一小时《圣经》后，又吟诵道：“死神和地狱把所拘禁的死人交出来。这些人都根据各自的行为接受审判。”

拉切尔·兰普坐在面朝棺材的靠背椅上，她背对着牧师，十分注意地聆听着牧师的吟诵，想从牧师的话语里找到安慰。爱米胥派教徒的葬礼似乎可看成是某种庆典，但是，他觉得自己很难振作精神，丈夫的突然死亡毕竟使她万分悲伤，就连牧师的布道也丝毫没能减轻她的痛苦。松木棺材里躺着的贾可布·兰普是同她在一起仅仅生活了12年的丈夫。他在一次农机事故中丧生。他被机器碾得惨不忍睹，所以棺材不能打开。短暂的一生，可怕的死亡，哪怕是最虔诚的教徒也很难从这一切中想到“升天”而得到安慰。

“贾可布·兰普已经到上帝那儿去了。”牧师说道，“埃利之子，拉切尔之夫，塞缪尔之父，他已经离去了。我们将不再听到他的声音，对于一位正当盛年而被上帝召唤去的人，我们能说些什么呢？我们只能说上帝非常想念他，现在上帝完成了他的愿望。而我们从贾可布的死亡中将得到一种警告，人们必须时刻准备着死神的降临，因为它悄悄地来到，就象夜里的贼一样。”

拉切尔看了看坐在她身旁的塞缪尔，只见他泪水盈眶。她又朝埃利望去，在老人的脸上露出了莫大的悲哀。她想，在天堂里贾可布将会多么想念他们呵！愿上帝赐给贾可布安宁吧！

布道结束了。牧师重新开始用德文念讣告。然后，他代表兰普一家，向那些自从贾可布死后一直帮助他们料理农场的人致谢，并邀请每个人在葬礼后去兰普家吃晚饭。最后，又念了第23首赞美诗。于是，葬礼仪式就结束了。

他们乘着马车，排着一溜儿长队，在马蹄声和阴冷雨丝的伴随下向墓地而去。灵车引着仪仗队——一辆狭长的床式弹簧马车和一队穿黑衣的送葬人群。棺材上罩着帆布，以免被雨淋湿。埃利驾着兰普家的马车紧跟在灵车后面，两眼直视

前方，直到灵车走上山坡到达墓地时，他才开口说话。

“没想到，”他幽幽地说，“死的竟是贾可布，而不是我。谁会相信这是事实呢？”

拉切尔叹了口气，“贾可布到上帝那儿去了”。

老人点了点头，哼哼唧唧的不知咕哝了些什么，然后开口说道，“用不了多久，我也会和他们在一起的。”

“你会长寿的，”拉切尔说。

老人又咕哝了一声，摇了摇头。他们在墓碑之间穿行，走到已经挖开的墓穴边停下。埃利拉住扶手爬下马车，一动不动地站着，两眼注视着敞开的墓穴。拉切尔手拉着塞缪尔，领着他径直走向墓穴，竭力克制住痛苦。

的确，这就是痛苦。他们把棺材搁在两根山胡桃木棍上，架在墓穴上方。然后，当排在最后的一批送葬者围拢过来的时候，两名扶棺者很快地拉起缚在棺材两头的长绳。木棍被抽走了，他们用绳子把棺材慢慢地吊放进墓穴，盖上木板，将泥土铲了进去。等到墓穴内的泥土填到一半时，牧师走上前去读赞美诗，这时天下起了倾盆

大雨——拉切尔没听清楚他读的是哪一首。四名扶棺者走上前去，很快地用厚实的泥土填满了墓穴。

在整个葬礼过程中，拉切尔紧紧地抱住塞缪尔的肩膀，任凭泪水合着雨水在脸上流淌。她祈求上帝保佑她丈夫灵魂升天，因为他是一个既善良正直又耐心的人。她祈祷说：“我在12年里只给他生了一个孩子，我给他太少了。我的上帝啊，给予他温暖吧！让他在您的仁慈的庇护中得到安慰。原谅我，万能的上帝！因为不管是作为妻子还是女人，我都不配为如此一个高贵、慈悲的人祝福。”

葬礼终于结束了。在塞缪尔、埃利和邻居丹尼尔·霍克莱纳的帮助下，拉切尔坐进了马车。

第二章

拉切尔从厨房的窗子向外望去，正巧看到埃利、塞缪尔和丹尼尔·霍克莱纳从村道边沿着胡同过来。他们三人乘坐在由几头骡子拉着的大型犁车后面，阴冷的天气，人和骡子的鼻孔里都噓着热气。她转过身来，把咖啡壶放在火炉上，知道他们将会一阵风似地奔进房里来的，在晚上干活之前需要把身子彻底暖和一下。她从烤炉里拿了两块馅饼，放在窗台上凉着。他们几个人的身影被粮仓挡住了。她把目光移向池塘，看见水车的轮子已经被冰冻结了。她轻轻地说：“贾可布，我知道，丹尼尔是你的朋友，他是一个好人，但我不准备再要一个男人了。现在不会，一年里不会，也许永远不会。愿上帝帮助我。”接着，从小路的尽头传来了丹尼尔的声音。她迅速走到碗柜前去拿杯子和茶盘，心里在想，贾可布已经死了两个月了，她还没有去看过他的墓呢。

“妈妈，”塞缪尔边叫边走进门来，两只手

轻轻拍着耳朵，“丹尼尔说如果耳朵冻僵了，它们就会掉下来的。”

拉切尔拿出杯子和茶盘，瞥了丹尼尔一眼。丹尼尔咧嘴大笑着跨进了门，“嗯，既然是丹尼尔说的，那一定是这样啰。”

“是不是真的？”塞缪尔还想问个明白。

埃利关上身后的门，径直走向火炉，两手摊开放在火上烘着。“我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他吓唬道，“这天气冷到足足可以把铜马的鸡巴也冻掉下来。”

拉切尔转过身去，满脸不高兴。“坐下，坐下，”她说，示意丹尼尔坐到桌子那边去。

“可是，耳朵会怎样呢？”塞缪尔说。

“它们不会冻掉的，”丹尼尔说道，他有点难为情地看着拉切尔，“我刚才是骗骗你的”。

“谁说骗人了？”埃利一屁股坐在桌子边的椅子上，“我的耳朵就曾经冻僵过，而且立刻就掉下来了。”

“可是你的耳朵还好好地长着呀。”塞缪尔说。

“当然还长着耳朵。”埃利说，“我用松节油把它们重新粘住了！”

埃利自己带头笑了起来，他低头闻着热气腾腾的咖啡，还用一只空着的手拍打着桌子。丹尼尔不好意思地看着拉切尔，一面笑一面用手遮住了嘴巴。塞缪尔格格地大笑，差一点从椅子上翻下来。

拉切尔走到火炉前，爱怜地望着他们。塞缪尔笑的时候，他那蓬乱的棕色头发在头上飘动，样子看上去非常象他的父亲。他长得与贾可布一模一样。丹尼尔笑得十分开心，这也使她想起了贾可布。这不光是因为他的相貌，还有他的神气和幽默感。拉切尔又朝埃利看看他那长满大胡子的主教式的脸，由于塞缪尔和丹尼尔的滑稽而显出十分有趣的神情。她想：这件事是很容易的，我的上帝。与丹尼尔结婚并不难，而且从明年春天起就可以过新的生活了。一位新丈夫，一个愉快的家庭，这里的每个人都同我友善相处。这多么容易，但又是多么错误啊！哦，我的天啊，请把我从这种想法中解脱出来吧！

作为老派的爱米胥教徒，拉切尔的生活从来就没有轻松过。她的父亲约伯·郁德是个严厉的人，死的时候是位主教。他几乎对每件事的解释都是非常严格的，他曾阻拦拉切尔的母亲玛丽·

菲瑟卷入爱米胥教会学校的纠纷——尽管她是兰卡斯特乡间最好的教师之一。拉切尔还念念不忘他严厉地管制着她的母亲，甚至不许她在斯特拉斯堡建立一所爱米胥教会图书馆，而这座所谓的图书馆也只不过是置放一些书籍和历史文件的书库而已。

拉切尔15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和弟弟艾伦（那时12岁，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曼海姆镇一次拖拉机与马车相撞的事故中丧生。一辆挂着拖斗的拖拉机偏离了快车道，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撞在马车的头部，乘客当即全部丧生。拉切尔和姐姐吕贝卡，直到几个月后才从当初的惊吓中恢复过来，可有人说吕贝卡根本就没有恢复。因为打那以后，她一直拒绝乘马车。后来她和一个孟诺派教徒结了婚，其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逃脱爱米胥教派对教徒们乘汽车的禁忌。拉切尔也一样，直到4年后贾可布·兰普追求她时，她才在公路上乘了马车。

父母亲去世后，拉切尔和她叔叔埃拉姆·耶德住在一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她不去做礼拜。她一直到结婚前才接受洗礼，只因最终屈服了贾可布那温柔的敦促。她在长时间内同贾可布

争论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她反复强调，导致狂躁、抑郁症以及智力迟钝的诱因是近亲血缘交配。在怀孕期间，她充满了忧虑，怕塞缪尔生下来会有先天毛病。直到姐姐吕贝卡和姐夫布兰德医生来访之后，确定塞缪尔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孩子，拉切尔才放心。在将近3年时间里，她拒绝同贾可布亲近。在她重新恢复与丈夫的性生活后，她一直悄悄地服用布兰德医生开的避孕药。

的确，她爱贾可布，也想使他生活得愉快一些，同时也使上帝高兴高兴。但是，她发现自己常常看不惯一些事情，有时看不惯主教，有时又觉得主教的妻子不入眼。但她很少与贾可布发生龃龉。所以，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一直把她看成是个无需指责的女人。她知道自己是个美人，然而她并不情愿长成这个模样，因为美貌只是增加她的负担。她那蓝灰色的大眼睛，丰满的双唇、光亮的棕色头发，所有这些与其说是作为爱米胥教徒的妻子的财富，还不如说是一件苦脑的事情。她殚思竭虑地想把它们隐藏起来，就象隐藏她对上帝的疑惑一样。

贾可布去了，他终于长眠地下。她发现自己的生活比以前更艰难了。吕贝卡是她娘家唯一的

亲人，她突然渴望着想见到吕贝卡，要与她谈谈短暂的人生，谈谈上帝，谈谈塞缪尔的将来，谈谈神秘的婚姻关系。她急于离开这里，急切地想知道人们对她30年来所做的一切的评价。如果这意味着要带塞缪尔到巴尔的摩做一次旅行的话，那末不管有多少疑虑和危险，她觉得她只有这么做了。

那天晚上，丹尼尔回家去了，塞缪尔也上床睡觉了，拉切尔决定告诉埃利。她耐心等到老头儿完成每天必做的祷告。

“我想去巴尔的摩。”

埃利朝她眨了一下眼睛，“什么？”

“我姐姐在巴尔的摩，我想去看看她。”

“你的意思是去探望一下孟诺派教徒？”

“我说的是吕贝卡，”拉切尔提高了嗓门，“她和一个孟诺派教徒结了婚，但她一直把自己看成是爱米胥教徒。”

“而我，”埃利冷冰冰地说，“有时我仍然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年轻人。”

“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她毕竟是我的姐姐嘛。”

“你一个人去巴尔的摩吗？”

“我带塞缪尔一块去。”

“这样就会好一点吗？带一个11岁的男孩？”

“我想让他去见见他的姨妈。”

“让她到这儿来吧。”

“她病了，不能出远门。”

“塞缪尔也不能，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兰卡斯特乡村。”

“我也没说离开过。”拉切尔说，她并没有使用任何强调的语气，然而埃利的眼睛却瞪得大大的。

“那么这就是你的目的啰？离开乡下，去旅行？”

拉切尔叹了口气，尽量使自己的口气显得平静些。“我的目的是为了去看我的姐姐。”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我也需要离开一段时间。”

埃利盯着她看了几秒钟，“离开？为什么？”

拉切尔沉着地看着他，“我想你是知道的。”

埃利摊着两手，“我不知道，孩子，我不知道。”